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辑

吕叔湘：关于语文工作的一些感想

边兴昌：信息革命与语言科学

吕天石：评易斯泊生的语法理论与语法体系

戚雨村：语义学浅说

乐眉云：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

颜景常：江淮方言北沿的入声
鲍明炜：——兼论北方话入声消失过程

鲍明炜： “弑”字考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 言 研 究 集 刊

第 二 辑

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

第二辑

江苏省语言学会主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毫米 850×1168 1/32 印张 15 126 字数 370,5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册

ISBN 7-5343-0532-2

G·480 定价：4.50元

责任编辑 缪咏承

目 录

关于语文工作的一些感想·····	吕叔湘 (1)
语义学浅说·····	戚雨村 (12)
信息革命与语言科学·····	边兴昌 (23)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几个问题·····	李 明 (42)
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看方光焘教授 的语言学思想·····	张理明 (49)
评易斯泊生的语法理论与语法体系·····	吕天石 (57)
浅谈篇章语言学·····	孔德明 刘鸿坤 (65)
阅读的心理语言学模式·····	乐眉云 (81)
洋泾浜汉语词和汉语外来词·····	王恩圻 (96)
AABB重叠式数题·····	卞觉非 (109)
略论名词“性”的语法范畴·····	杨锡平 (122)
汉语节律(续)·····	赵洛生 (133)
比喻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王希杰 (170)
象声词探索·····	朱林清 王强 (196)
朝鲜《老乞大谚解》研究·····	韩亦琦 (205)
也说务头·····	周维培 (230)
江淮方言北沿的入声——兼论北方话入声消失过程 ·····	颜景常 鲍明炜 (245)
《切韵》庚三归清说·····	余明象 (278)
《毛诗故训传》析句释例·····	钱 玄 (281)
《广雅疏证》管见·····	张 芷 (293)

“弑”字考.....	李人鉴 (303)
佛经译文中的汉魏六朝词语零拾.....	吴金华 (326)
古汉语的限制性句式.....	张 远 (341)
《略论〈诗经〉“有……其……”式》商榷.....	华学诚 (352)
休宁方言纪要.....	冯雪珍 (364)
赣榆方言的韵母.....	蒋希文 (412)
无锡话的连读变调及其在语法上的作用.....	陈棋生 (439)
谈《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	金志仁 (453)
《西游记》中的俚谚、俗语.....	主 骥 (469)

关于语文工作的一些感想

吕叔湘

一 我们国家使用语文的情况

从语文方面来讲，我们现在也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几十年以前，比如我们当小学生的时候，也就是说七十多年以前吧，那个时候，我们的语文生活，是方言加文言。那时，各个地方的人说各个地方的方言。这是口语。书面语是统一的，但这统一的书面语，不是现代的，而是古代传下来的文言。当时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的末期，是将要转变还没有转变的时候。各个地方，从经济方面讲是地区性的自给自足，全国的经济交流不是那么很重要。所以方言完全可以满足地区的语言需要。地区的人民语言交际，用方言就行了。有些全国性的活动，就依靠文言。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感觉有什么不合理、或是效率不高。这些问题脑子里是没有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可是要拿来跟欧美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比较，就会发现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国家，语言文字是合一的，嘴里说出来的跟笔底下写的，基本是一致的。这跟我们的方言加文言相差很大。我们不合一，他们是合一的。另外就口语来讲，他们是全国统一的，他们也有方言，但全国通用一种公认的口语。那种方言主要是发音方面有些不同，用字方面不同就不多了。所以他们那个方言的分歧不是一个了不起的因素，可以说

他们是语文合一、全国统一。我们的情况跟他们的情况一比较，我们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因此，就在十九世纪末年、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有很多有眼光的人就看出了这个问题，提出改革中国的语文。

改革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提倡用现代的话来写文章，就是用白话文来替代文言，这是白话文运动。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口语来替代方言，这是国语运动。再有一个呢，就是拼音字的运动，因为汉字学起来困难，拼音字学起来比汉字容易。这可以说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中国掀起的语文改革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到现在为止，情况不一样。白话文运动呢，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文言在公开的场合，在一切公开文字中都不用了。个人偶尔写一点什么。比如说私人通信，那恐怕用文言的还有不少，但是它不公开啊。它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之间的事情。或是有一个人写一首旧诗，前头加个小序，所用的是文言，这是个非常个别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可以说白话已经统一天下了，这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国语运动呢，现在就是推广普通话，在解放前有国语运动，解放后有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工作做了不少，效果也不小，但是离开全国都能够通用普通话这样一个境界，还有距离。现在还是方言使用的场合多。比如说在镇江，说镇江话或是接近镇江的几种苏北话，在镇江的社会里头还是主要的，真正说普通话的还是少数。推而远之，到了福建、广东，说普通话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国语运动和普通话运动现在是有相当大的成功，但是离开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程度，还差得远。第三个方面，拼音字运动呢，目前处于停顿状态，原因很多，今天就不能够细讲了。简单地说，就是用拼音字代替汉字，当中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以为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这些技术问题不解决，拼音字运动不容易开展，所以语文运动这三方面成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关于全国范围以内的语文使用情况，可以说是宏观的观察。

现在讲微观的观察，就是说个人、一个一个的人，他们使用语文的情况怎么样。简单地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一般的语文水平，就是他们使用语文的能力，跟欧美的国家或是日本比较，我们不如他们。这些国家，比如说商店里面的伙计，写个什么信啊什么的，一般都是通顺的。在我们这里大概还是通顺的比较少，多数都有毛病，写出来不大合适，就是说一般水平不如欧美国家和日本。其原因是我们的教育还是比较差的。我们到现在才刚刚公布《义务教育法》，要普及小学、初中的教育，离开完全实现这个《义务教育法》，恐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现在很乐观的估计是再有十五年，到这个世纪末，我们可以普及义务教育，不过也有同志说这个恐怕太乐观。我们恐怕只能说多数地区能够做到，还有少数地区还做不到。我们有许多山区、边远地区非常穷困，要普及义务教育有一定的困难，如交通问题、师资问题、经费问题等。所以，我们一般人民的语文水平比起欧美日本来要差。日本是什么时候做到了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的呢？是明治末年。明治末年就是我们辛亥革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它已经普及小学教育了。我们差人家好几十年哪，差人家七八十年哪。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一些偏僻的地方教育不发达，这也是有的，可是数量上讲起来，跟咱们中国的情形是不一样的。

讲到个别人的使用文字，或是说话，演讲啊等等，要论高水平，就是高手，跟下棋一样的高手，那么中国的高手呢，也不比什么欧美、日本的高手差。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家、或是演说家能够达到的水平，也不比他们的高水平差，但是人数的百分比，那差得多。就是说我们一万个人里头，有那么三五个人文笔很好，数得上，那人家就不止三五个人，他们可能是三五百，在他们讲也是少数，在我们讲也是少数，不过这少数的意义不同，那个可能是百分之一、二的少数，我们是万分之一、二的少数，那就差得

远了。这是从高水平方面讲。从低水平方面讲，比如说文盲。外国有没有文盲？美国、英国、日本、联邦德国这些文明发达的国家，他们有没有文盲？有！很少。半文盲，他们也有相当数量。象美国这样的国家，半文盲，写起字来拼法都不大正确，以及词不达意等等，也有。大概也就是一百个人里头有那么七、八个，或者说是十来个。咱们这里文盲、半文盲可就数量可观啦。咱们第三次人口普查，说文盲是百分之二十三。我看这个数靠不住，照我估计可能比这个百分之二十三要大一点，把半文盲算进去，说是百分之五十，大概也相差不多。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地方，找个人写信，能够把他的意思说清楚就不容易。

再拿高水平来讲，使用语言文字的高水平应该在文艺作品里头去找去。外国的文艺作品，他们基本上语言水平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文艺作品呢，也有语言很好的，可是也有语言疙疙瘩瘩，不那么很好的。我们现在文艺作品强调思想内容，是不是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文艺批评专从这一方面着眼，对于作品的语言，是好还是差，我所看到的文艺评论里头好象不提。是不是不值得一提还是怎么样呢，我也不清楚。反正是评论家不提，从来没有评论说这个作品的语言怎么好，来分析分析它妙在何处。有些有名的作家笔下不大通顺的句子、不大妥当的用词，也还不断出现，甚至于错别字也在所难免。最近随便看到的，就有一位写什么是的前提。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用语，“前提”，“提”就是“提起来”的“提”，可他写成“题目”的“题”。还有常看见混淆的，就是“权利”和“权力”。南方话有入声，“力”和“利”分得很清楚。可一到普通话里头“力”和“利”是一个音，就常常看见该用“权力”的地方写成“权利”，该用“权利”的地方写成“权力”。这两个字就混淆了。诸如此类，随便举些例子。就是说我们以语言做工具的文学家的语言水平，有的人、有的时候还是很成问题的。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时候，绝对没有这个

意思。个别的人、个别的作品里头，确实语言文字还有不少问题。

撇开文艺作品，讲那种通用的文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一般的书，一般的刊物，报纸，为普通有文化的读者服务的，这种文字的水平我们落后于欧美、日本一大节。他们普通的刊物、报纸很少这种句子不通、乱七八糟的文字。我们的可是经常看到，而且是见怪不怪，觉得无所谓。我们报纸里头当然也有一些区别，比如说《人民日报》，我觉得它水平是比较高的。地方报刊，特别是晚报，里头的那个文字，你细细地看吧，那毛病多得很。我觉得这个比文艺作品更重要，因为文艺作品还是一个局部，它专门用在文艺上头的。这些报刊是为一般读者服务的，涉及面很广，读者面很广，而我们这一方面的水平是低的，不高的。恐怕科学论文也有这个毛病，有许多讲科学技术的书看起来很费劲，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不善于表达。再说说我们常常在社会上听到的一些事情。现在常常有这个问题，就是机关里头缺乏好秘书，做文书工作的人。有些机关里头发出来的公文，那里头很多词不达意等等情况。又比如说在机关里头写个总结报告，写个计划，也都是不干不净的，啰啰嗦嗦，不得要领。这个很成问题。一般青年职工或是农村干部，这都属于中等文化程度，一般都这样说。都是受过初中教育啊等等，可是使用文字能力之差，有的竟是难以想象的。我听到北京教育学院有位老师说，他们到农村里头去看农村干部使用语言的情况，发现有那么一个例子是非常可笑的。也不知是公社一级呢，还是大队一级，有一次开会，书记自己没功夫去，就派一个文书去参加那个会，让他回来传达。这个文书回来传达什么呢？他说今天开会的题目是什么什么。这个题目抄来了。那么内容呢？他说内容我没记住，我记不下来。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语文情况，特别是在这一层，比较偏低的一层，是实在很成问题的。

二 中小学语文学习的情况

今天的听众是师专的同学，那应该是特别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将来要遇到的问题。小学里面向来有一个难题，就是识字问题。这个识字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传统的办法是先识字、后读书。比如我们小时候，先念《三字经》啊，《千字文》啊，念的时候是不给你讲的，就是你认得这是个什么字，“人之初”怎么讲，不跟你讲。先识字、后读书，就是这么一个原则。你念《论语》、《孟子》，是先念，每天念十行、八行，念了会背，行了。然后过了三、四年之后，就给你讲了，叫“开讲”。你不到那个年龄还不给你开讲，就让你识字，死记死背。这个传统的方法一直延用到我们小时候。后来把这个“三、百、千”变成“人、手、足、刀、尺”，面貌换了，精神还是连贯下来的。还是小学一二年级以识字为主。当然，也讲字义，但是这个识字法，一个一个单字，跟小孩当时能够掌握的语言比较，他嘴里面能说的话那个复杂的程度，跟这个识字的简单的程度，不能配合。六、七岁的小孩，他能讲很多话，他也能连贯地讲一套，可是他不会写。他能写的是“人、手、足、刀、尺，”就那么很少数的字，配合不上。所以这还是传统的“先识字后读书”的原则。

在识字方面有什么捷径，能够把识字的效率提高一些，在较短的时间之内，认识比较多的字呢？在最近几年里头，有的地方提倡通过阅读来识字，来认汉字。比较有名的就是黑龙江省有几个学校，试验用一种叫“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方法来教小学低年级。他们的办法是一起头先把汉语拼音让小孩学得很熟练。拼音的课文他能很随便地念下去，汉字没有，但意思他懂。并且他心里面想说的话，也能够用汉语拼音把它写下来。然后在这个当中逐步地把汉字放进去，逐步拿汉字来代替那些拼音的字，经过一

年、两年以后，他既能够用拼音的字来读、来写，也能够用汉字来读、来写。跟同时入学，单纯认汉字那样的教学法来比较的话，还是这个注音识字教学效果更好。黑龙江已经作了试验，还有别的省作了试验，据说效果也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也还是找到了一条路，能够不按照自古相传的“先识字后读书”那条路走。

其实注音识字这个问题，也不是到黑龙江这次试验才真正开始，以前也有过，以前就是没有搞成一个运动，规模没有扩大。比如解放初期那个“祁建华识字法”，他就是用阅读注音字母课本来帮助认识汉字的。祁建华那个方法的缺点就是他把注音字母认为是拐棍，就是小孩走路起头不会走，用拐棍，到了能走，赶快要把拐棍丢了。他就要求尽早丢拐棍。祁建华当时认为这是他的方法里头的很重要的一条。现在看起来，这一条恰恰是他的错误。他要不强调丢拐棍，倒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关于中小学教学的问题，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也可能还不止两个问题吧。一个是阅读问题。阅读问题，现在一般强调的是精读、背诵，好象很多老师都强调这个背书。有的文章，或是全篇、或是当中的几段，要求同学会背。好象阅读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其实不然，这个精读背诵有需要，但是略读、快读能力也要培养。因为生活上需要。比如说，每天看报，能不能看报也象念《岳阳楼记》那样子地一句一句念，念得会背？没有这个需要，也不可能。一张报纸，一个版面一万字，一张报四个版面就四万字，去掉广告也有三万字吧，你怎么背啊？你背不了啊。你也没有需要要背啊。你要快。有人看报也跟念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看，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那你一张报看多少时候啊？半天？你不干活啦？你还有别的工作没有啊？要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个报拿来，这么一翻那么一翻，今天大概有几件大事情，有重要的看一看内容，其余的不想看内容，就看一个标题。一份《人民日报》八个版要能够用半小时把它的重要内容都看了，知道今天

有些什么大事情，跟我有关系的又有几件事情。这快读也得要学习，也得要教。但现在很多语文老师是不管，这方面我不管，我管的是《岳阳楼记》，念熟了背。这个很片面。

另一个是作文问题。作文问题也很复杂，怎么出题目，怎么评改，谈的人很多，我不能仔细地谈了，我谈我的看法。简单地说，评学生的作文呢，不要怕他幼稚。他这个作文很幼稚，没关系。就怕那四不象。什么叫“四不象”呢？文字呢，不今、不古，内容呢，不新、不旧。这种四不象的作文怎么会出现的呢？一般就是眼高、手低，念了很多好文章，要想学呢，学不会，学不好，结果搞成个“四不象”。看见一个成语用得对，他也想用这个成语，可是用得对不当，不对。这种作文就变成一个死疙瘩，教师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作文，不知道怎么改。他路子走错了。小孩作文，你要鼓励他：你脑子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你老老实实地写，就不会出这个毛病。你不要好高骛远，想搞一些好听的字眼啊、成语啊、典故啊，往里头堆，就会搞成“四不象”。有这种情况，有的学生在初中的时候写文章很好，简单明了，按他自己的想法写的。一到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对这个不满足，觉得这个太幼稚，他要摆门面，弄花哨，结果呢，写出来的东西就四不象了。这个很要紧，就是要告诉同学，你要老实，你怎么想就怎么写，不怕幼稚，到思想丰富了以后，你的文章自然也会丰富。不要勉强，东拉西扯，翻成语词典，翻什么参考书。

至于评作文呢，当然有几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内容，一个是用词，一个是语法，一个是逻辑。内容呢，这个不是课堂上能解决的，要靠他自己平时对周围事物的注意。他能观察，看人、看事情，他脑子里头有东西，写出来的作文就有内容。他脑子里空空洞洞的，写出来的就不可能有内容。七、八年前，人民教育出版社有个考察团，到四川去考察了一下，收集了几百篇作文。他们分析的结果，“文章内容空洞、言之无物”这个毛病，非常

普遍。教师要引导同学观察，帮助他们观察事物，帮助他们分析问题，然后他脑子里头有了东西，写出来就不会空空洞洞。语法问题不是个大问题。在中学的作文里面，语法的错误不是主要的。词语用得恰当，这个很重要，这个比语法重要，就是滥用词语。这个词在这个地方不能这样用，他用了。因为他没有很精确地了解这个词。另外就是逻辑很重要，有许多学生的作文，逻辑性不强，说话颠颠倒倒，重复；还有因为什么，所以什么，细细一看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他也“因为……所以”起来。这一类例子比较多。

改作文是一个大问题。改作文最理想的是把这个同学找到面前来，指着他：“你看，你这一句话，这样说合适不合适？跟前头、跟后头连得上连不上？”当面指出来以后，然后给他改一改。“你看，这样子一改，就行了。”不是说“耳提面命”嘛？你来，我改给你看。我在小学里面，那个时候一班只有二十几个同学，老师就把我们叫了去，三个人五个人一拨，就拿你们三五个人的作文改给你们看，然后再换一拨。现在没这个条件，现在得另外打主意了。

另外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学里面讲语文知识。现在的中学课本里头有阅读的课文，另外有一些知识性的短文，讲词汇啊，语法啊，修辞啊，逻辑啊什么都有，插在里头。这个语文知识在语文教学里面到底应该占多大的比重？这个要考虑。有的老师很重视这个语文知识，讲得比书上的详细。这个不能说他不好，不过这种事情要考虑效果。据实际观察，语文知识学得好的同学，他的作文也不一定就好。有的同学作文倒不错，但是他语文知识并不记得那么多。语文知识跟语文能力有一定的相关，但不是一定可以加上等号。说是知识越多，写出来越好，并不一定。所以怎么处理这个知识跟技能的问题，是要研究的。另外就是语文跟文学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课本，它既是一个语言课

本，又是一个文学课本，这里头有很多文学作品。还有第三类的课文是着重讲它的思想内容的，讲道理的。文跟道的问题，也是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所以语文跟文学，语文跟思想，这个关系怎么处理？我个人的意见，认为语文课总归还是以语文为主，不排斥在语文课里面讲一点思想，或是在语文课里面讲一点文学，但是不能把这个比重弄得倒过来，大讲其思想，大讲其文学，而语文本身，只是一带而过。语文课首先是培养学生语文表达能力，这个是主要的。

还有个文言文的问题。关于文言文问题我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发表过意见。文言文，就是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文学作品，有很多好的东西，是一笔文化遗产。中学生应该多少知道一点。但是现在有一部分中学老师强调文言文教学。常常在课本里面，白话文是挑几篇教；文言文呢，除了课本里的文言文，他还另外补充，我就觉得这里过分了。什么道理呢？因为你教的学生将来出去运用的是白话文，他不能写文言文。他再念多少文言文，他这个文言文也写不好。我们也不需要。所以教他太多的文言文，到底对他起什么作用，这个老师没有很好考虑。文言文要真正学好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文言文就是逐字逐句这么讲一遍以后，学生文言就能学好也不见得。所以怎么处理文言文的问题，应当考虑。我的意思是，初中的时候教少量的文言文，包括诗歌，是比较容易懂的文学作品，让他培养一点欣赏文学的能力。到高中的时候，假如是文理分班的，那么文科班呢，文言另外作为一门课来开，就从最基本的认字教起。因为一个汉字在现代白话文里是这样意思，在文言文里面就不一定是这个意思。随便讲，走路的“走”，现在的“走”跟文言里头“走”不一样，文言里头“走”是“跑”的意思，不是那么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地走，那个叫“行”，不能叫“走”。现在囫圇吞枣地讲，学生以为这个“走”就是那个“走”，现在的“走”就是古代的“走”，那不

就错了吗？所以要真正教文言文，就得从最基本的地方教起，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原载《镇江师专学报》1986年3期，转载时经本人订正）

语义学浅说*

戚 雨 村

一 语义学的兴起和发展

语义学是研究语言意义即语言单位内容方面的语言学学科。

语义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我国的训诂学就是对语义的研究。训诂起源于对古代典籍中字和词的诠释和注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训诂就已萌芽。到了汉代，相继出现了《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不同类型的古代辞书的奠基著作。在古印度，以研究《吠陀》经文为中心，形成了六种称作“吠陀支”的学问，其中包括“尼录多”即词源学和“毗伽罗”即语法学。耶斯迦（Yaska）所著的《尼录多》（约公元前五世纪），主要是论述词汇、语源问题和解释难词的。它的问世比波尼尼（Panini）的梵语语法还早一百年左右。古希腊对词源研究很重视，柏拉图（Plato）在《对话集》中就曾对词源问题作过认真的探讨，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则在他的《工具论·论题篇》中提出如何辨别词的一义和多义的问题。

* 语义学的范围很广，涉及许多领域，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些简要的介绍和浅显的说明。